

《基督山伯爵》中,有半张烧剩的纸片至关重要,穷水手唐戴斯之所以能变成富甲天下的基督山伯爵,就是拜它所赐。话说唐戴斯被囚禁在伊夫堡监狱时,他的狱友法利亚甫把这张纸片给了唐戴斯,并告诉年轻人说,当年他曾经是斯帕达伯爵的秘书,斯帕达家族不为人知的财富的秘密,就藏在这半张烧剩的纸片里。甫甫根据纸的宽度估算每行文字的长度,再从这半张纸上断断续续的文字,推断出另外半张纸的内容,“复原”了整张纸的面貌。

有点意思

周克希

翻译时很容易踩到的坑,就是把整张纸的内容先译出来,然后裁掉一半,留下半张纸。一旦踩了这个坑,基督山岛的宝藏可就完了。法利亚甫不是睿智过人,但他毕竟是神,不是神。没有下面这些关键词,纸片的内容是无



闲读抄

法还原的:基督山岛,东首小湾数至第二十块岩(石),岩洞两处入口中的第二(个)。因此,翻译应该是精心设计的,所有的关键词都必须出现在残留的半张纸上。

片上。《安徒生童话》中有篇让我很感动的小说,篇名叫Something。这个词在全篇中反复出现。仅以开头的引子为例。开篇第一句就是老大的说“I want to be something!”他打算去烧砖,做个有用的人,这就是他说的to be something的意思。倘若在这儿把something译作“有所作为的人”,大致是正确的,可是后文难以为继。老二想当泥瓦匠,跻身市民阶层,他觉得这想法才叫something。老三则认为这些都是nothing,他要当建筑师,那才是something!老四却对这样的something看不上眼,他要做有创造性的人物。老五对哥哥们的抱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谁也成不了真正的anything,他要当评论家,“这才是在做something呢!”要把所有这些something都“摆平”,还得跟nothing和anything相协调,也许不如干脆把something译成“有点意思”。这样译,至少能把那种有所指而又所指模糊的语义,传达出几分来。

美丽的云,要靠巧遇。坐飞机时,接连几个小时呆望窗外的云。大片的白云像浮冰,被阳光照亮的则是冰山。颜色暗暗的云,让我想起潭水里树木的倒影。远处的云看久了恍如浮世绘里富士山顶的积雪,或是浪尖的一抹白。等略带粉红的夕光照在云上,云朵又变成羽衣甘蓝,卷曲的中心是粉白的,四周的叶瓣则是蓝灰色。比喻往往词不达意,然而对着瞬息万变的云,仿佛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法。夏日的天空偶尔能见到棉花糖般的积雨云。积雨云也叫雷暴云,是积状云的一种。宫崎骏画了不

遇上几朵云

戴蓉

少积雨云,虽然只是漫画的背景,却画得相当逼真,仔细看还能分出淡积云和浓积云。某年夏天到镰仓旅游,镰仓这个古城,距离东京不过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氛围却和时髦浮华的东京大相径庭。城中唯一的电车在山寺和海边穿行。湘南海岸一朵蓬松的白云,一看就是夏天特有的云朵,是由热风、艳阳和海水联手打造的。初秋在内蒙古草原看到的云则是另一种感觉,纯白的云把天空衬托得格外高远,被太阳镶上银边的云团璀璨华丽,仿佛下一秒就有仙人驾临。云朵是青天 and 绿地这幅画卷的留白。



夜光杯

一日之间,清晨和傍晚的云最有看头。我在青海湖畔看过日出,云霞被一枚初日从黛青、深紫逐渐染红。突然明白了印象派的画作为何总是潦草,云在游走,光在变幻,想把片刻光影固定下来必须眼疾手快。傍晚的云,沈从文先生曾在《云南看云》里写过:“云南的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此言果然不虚,有一次我在腾冲和顺古镇看云,最让我惊讶的不是橙红的火烧云,而是日暮时分的乌云。那云并不让人感觉郁闷沉重,反而是轻盈秀丽的。我沉默着,心里生出一点感叹,从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云,这是何等的损失。都市黄昏的云,有闲心的人才会注意到。浅红色的云霞悬在天际,天空的蓝比白天深了一点。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柔和,

诗两首

张大春

秋望,次韵老杜春望
蓬飞乘醉远,野望寄愁深。
风系千年意,波浮几寸心。
临秋无底末,带发只霜金。
休问衣冠事,池云染笔簪。

废事

看山走云迟,不吟亦无事。
平生为底忙?白狱系黑字。
古道通青天,比兴运情思。
犹冀浑沌开,但拘七窍意。
从此始艰难,苏髯减神智。
声闻已多余,何如不言志?

不那么清晰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仿佛失去了重量,路灯次第亮起。如果有足够的耐心,风清气淡的夜空也值得一看。尽管没有了光与影的追逐,但看似静止的云朵仍在夜幕上缓慢从容地飘着,这是夜晚我在复旦草坪上最爱看的风景。

我常常怀念多年前的那段骑车岁月,回味骑行之乐。那时,我在乡下一个单位上班,从家里到单位十公里,每天骑车上下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车轮碾过的路程差不多可以环绕地球半圈。骑车自然是辛苦的。累,有一点;倦,有一点;寂寞,也有一点。但人就是这么怪,苦久了,习惯了,就觉得苦不算什么。相反,还能从苦中尝出甜来。骑久了,我慢慢品味出骑车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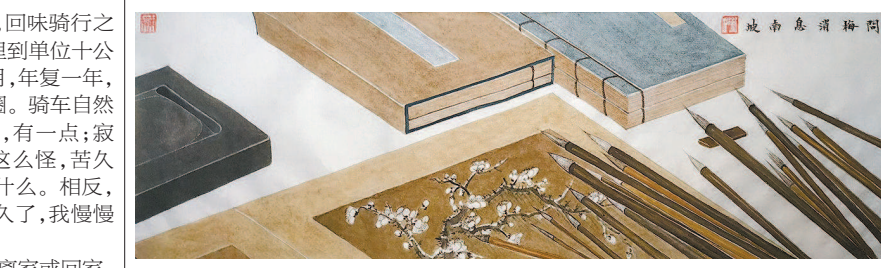
骑车乐趣

每天晨昏,跨上“坐骑”离家或回家,若是晴空无云,可以欣赏旭日冉冉东升,喷薄欲出的壮美景象;若是天阴多云,可以巧遇乌云挪移一线开,万道金光扑地来的奇丽瞬间;若有和风,可以把风抱在怀里轻轻摩挲;若有雨,可以和雨丝耳鬓厮磨;若是浓雾弥漫,可以体会“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神妙意境。自由调速也是一大乐事。体力差时,我会慢骑,一步三摇,四平八稳,像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走进茶楼细细品尝茗茶;兴致高时,就会急驰,猛蹬猛踩,呼啸前进,体验急如星火,疾如闪电的神速:“骑”逢对手,我会猛赶,享受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一较高低,一马当先的快意。留心身边事物的变化也挺有趣。田野中的作物变了,成反反的西瓜、甘蔗、葡萄、苗木……品种越来越丰富多彩,色彩越来越五彩斑斓。村庄里的房子变了,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垂直式、别墅式、花园式……古典化、传统化、现代化……层出不穷,琳琅满目。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变了,摩托车、三轮车、电动车、集装箱、推土机、铲车,令人耳目一新,眼花缭乱。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置身于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时代,这是多么幸运的喜悦!

早行的人群,无论是上班,还是赶市、赶车的,也许都是各行各业最敬业最勤奋的人群,是他们率先把睡意和惰性扔给黑沉沉的夜中,是他们奏响人类崭新一天序曲。你瞧,他们的神情那样专注,他们的步履那样匆匆,他们的身上洋溢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这种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催我自新,促我奋争,推动我敬业精进,誓为人先,不甘人后。骑车之乐,还有很多很多。如今,已进入汽车时代,人们正在做着或圆着汽车梦,我也已经跻身私家车友一族。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舒适了,安逸了,但是许多人抱怨日子难过了,心情变坏了。每当听到这类怨言,我就想起我的骑车岁月。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还你笑。生活中有不少乐趣,如同金子,等待你去发掘,去享受。如果你能把乐当成乐,你的生活定会增添亮色;如果你还能把苦当成乐,你的生活定会充满亮色。



思无邪 (篆刻) 裘国强



问梅消息 (中国画) 纪波

如果要在戏曲界推举最具代表性人物,非梅兰芳莫属。梅兰芳首演载歌载舞的古装歌舞剧《天女散花》《洛神》《霸王别姬》,排演创新色彩的时装新戏《孽海波澜》《邓霞姑》,为传统剧目编创新腔,在乐队中增加乐器二胡,使京剧旦角在唱、念、做、打上形成了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世称“梅派”,并被公认为代表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当今世界三大重要表演体系之一。也是有缘,二十多年前我在朵云轩寻觅到一件梅兰芳绘“梅花”作品,作于1924年。落款摘录了苏东坡红梅诗:“‘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但看绿叶与青枝。’甲子秋八月望日晚华梅兰芳写。”之后,又陆续得到了尚小云的《山水》和俞振飞的书法。集邮是我从七岁时延续至今的爱好,拥有一张《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一直都是我的梦想。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了一枚《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极限片。之后在集邮同好何君的帮助下,先后又补到了多套《梅兰芳舞台艺术》有齿、无齿邮票、小型张极限片和实寄封。让我惊喜万分的是,竟有多套盖有首日戳的极限片和实寄封,此前集邮界鲜少有人相信有盖首日戳的

唯有梅郎香如故

费滨海

忘,必有回响吧!四十多年前,我还曾一度痴迷于写信征集名人题词,其中也包括戏曲名家,先后征集到李洪春、俞振飞、翁偶虹、李万春、袁世海、吴祖光、张君秋、李玉茹等名家题词。1984年1月16日晚,我去梅葆玖下榻的静安宾馆,受到梅葆玖和夫人林丽源的热情接待,当时梅葆玖、梅葆玖正在上海演出,他们欣然在静安宾馆信笺上给我题词留念。今天这些与梅兰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收藏,能以这样的方式在展厅里、画册上和观众、读者见面,是我当初从未想到过的。随着这么多年有意无意地集藏,有关梅兰芳的文献资料和邮品积累渐成规模,举办专题展水到渠成。2024年10月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及美术馆举办“梅绽香风远——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文献展”正逢其时。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为文献展举办和画册出版鼎力相助的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主任张凯,以及为《梅兰芳舞台艺术》剧目创作了二十余件书法作品并提供梅兰芳珍贵剧照的梅葆玖之子范梅强老师。

怀念修晓林

王晓玉

晓林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十月二日,中午,刚过完国庆。上海蓝天白云,他从自己的家里平静地驾鹤西去。他虽病重,却上苍见怜,未受大苦,在家中,在亲人陪伴中离世。头天晚间,他还在给周际的朋友们发短信和视频。他发出的视频,竟都是一幅背景明亮的图片:人群如过江之鲫匆匆骑车前行,远处则立着一座洁白无瑕的丰碑,直抵天际,俯望着世间。十多个小时后,他走了,朋友们才明白,这是他的告别。晓林为人平实低调,不事张扬。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任职三十余年,经他手责编出版的作品千万余字,涉百余名作者,堪称在文坛享有盛名的资深编辑。在已届退休之年又被返聘之后,他以六年的业余时间,写出了三十余万字的纪实作品《文学的生命》,描绘了他与国内91位老中青作家的交往,详述了这些作家的写作状态、生活细节、个性特质,以及晓林自身对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之贡献和地位的理解评判。这九十多位作家及其作品,几乎覆盖了中国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来的大部分业绩,修晓林以他的文字,成为了中国文坛一长段历史的记录者。文艺出版界如他一般勤恳劳作,诚实待人,因不吝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与国内近百位著名作家结为好友,不但为他们编辑出书出力,而且还为他们撰写立传,最后以一人之力写出皇皇数十万字的、富有史料价值的纪实类随笔的,除修晓林,能有人几人?晓林乐于助人,不势利眼。一位老知青爱好文艺,在他的鼓励下,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散文。老知青想集结出版,找到了当年同样在西双版纳务过农的晓林,晓林并不因为他尚未成名而怠慢,一篇一篇地帮他修改润色,花了足足六天夜以继日的功夫,写下十来张密密麻麻修改意见,终成定稿,终至出版,圆了他的文学梦。他有时会纯真得像孩子,据说他为了尽早完成那本老知青作品的编辑工作,决心六天不修脸不刮胡子,完工之后,从书斋里走出,他一脸络腮胡子已面目全非。在他所在的知青群体中,此事成笑谈,更博得了众人由衷的敬重。

这一次,《茶馆》领衔北京人艺的五部作品在上音歌剧院上演,依然轰动。奚美娟来后台看我们,感慨1988年那些老艺术家演《茶馆》时,可能还比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们年轻。我一算,还真是这样。

1975年,我刚17岁,从报纸上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学员,每月有18元的伙食补贴,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时我还没高中毕业,只是想找份工作糊口。进入人艺后,我从跑龙套开始做起。1978年左右,剧院开始复排《蔡文姬》和《茶馆》等剧目,我觉得太好看了,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看老一辈演员演戏,就觉得既神奇又实在。这些年里,我在《茶馆》里从第一幕里的卖耳挖勺老头,演到了第三幕的学生,1988年时,我演唱京剧的卫福喜,这次则是饰演秦二爷,角色变了,环境也变了。这些年我作为《茶馆》的复排艺术指导,感到这出戏越来越难排。现在

的文化语境和过去不同,现代城市的变化,使得年轻演员越来越难以真实感受那些角色的生活状态和环境。1958年老一辈排《茶馆》时,还能在北京找到一些老茶馆的痕迹,而如今,那样的场景几乎消失,能在茶馆一坐一整天的人也不知所终。

《茶馆》在上海

杨立新

更在于如何让观众与这段历史产生共鸣。对于年轻演员而言,靠想象演绎过去的生活已经不易。前些年我给年轻演员复排话剧《小井胡同》时,曾特地带演员们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观看历史资料片,请学者来排练场做讲座,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通过这些方式,尽量让演员在舞台上自然地表现角色的生活细节。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每年都有上演。2014年,林兆华导演让我接棒,成为《茶馆》的执行导

演,这种接力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挑战。像《茶馆》这样气势恢宏而又手法细腻的现实主义话剧,实在难得。尽管现代生活与剧中的时代相去甚远,但《茶馆》所传递的精神内核依然能够打动观众。不管是否经历过那个时代变迁,观众依然能从小故事、大背景中找到共鸣。

这次北京人艺在上海驻演将近一个月,170余位演员将参与《茶馆》《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五部精品力作的演出,最年长的有78岁,最年轻的才22岁。我认为,一家文艺院团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样才能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呈现,吸引观众。正是几代人的传承与磨合,才让北京人艺有了今天的风格和艺术追求。

十日谈

我和艺术节 责编:朱光 吴南瑶

我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结缘是在2001年。开幕音乐会上,我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选段。